

非虚构

## 追风少年

吴相艳

土塔，大运河畔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小到望其名而知古今；土塔小学，几排整齐的砖瓦平房，安放了300多张课桌，孩子们在这里安静学习，像遍野的麦子，绿油油、金灿灿，一季季生长。

6月，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河北赛区赛场上，一支小学生U12女子篮球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们个子不高，黑黑瘦瘦，一个个如赛场上的小兽，传閃投运，生龙活虎，奋勇善战，攻防有度，最终取得河北省第四名的战绩。在季军争夺赛败北后，孩子们失声痛哭，裁判员却大声赞美了这支勇猛的队伍：“孩子，别哭，你们就是农村的‘回浦’！”回浦——台州的一个县级市，回浦中学在今年的耐高总决赛CHBL中，战胜清华附中获得冠军，一战成名。

不错，这支唯一从农村小学“拼杀”而来的女子篮球队就来自土塔学校。如果说篮球场上的逐梦就像追赶一场涤荡而过的飓风，她们就是在大运河畔黄土地上肆意张扬、摸爬滚打、快乐成长起来的追风少年。

比赛期间，好多领队、教练看着孩子们黝黑的肤色，好奇地问：“你

们是不是在户外训练呀？”

孩子们扬脸问老师：“户内训练是啥样的？”

老师张张嘴，没有回答，眼里却闪出了泪花。是的，他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室内训练是什么感觉，天空作顶，大地为根，训练场不仅在户外，刚由砖地面换成水泥地面已经令孩子们欢呼雀跃，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有一块塑胶的篮球场地。

一名来自河北科大的裁判员录制了土塔学校孩子们比赛的全过程，说要回去放给他的学生看看。如果他们愿意，其实可以来大运河畔看看，来沧县这片黄土地上看看，来看看在全沧县200多所农村中小学中，这样的追风少年，何其之多。

6月11日至14日，2023年沧州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骄阳下，战鼓声声，赛事再燃。

小学女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小学男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初中女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初中男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高中女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

在全部六组别比赛中，沧县中小学各篮球队如猛虎下山，只有高中男

子组取得第二名的成绩。耀眼的战绩，令全场动容，赛场对手也为之欣然鼓掌。

不久之前，一个追风少年花了价值不菲的门票，跑进赛场，与梅西拥抱，与马丁击掌，赢得全场一片赞叹。与那个大胆的少年相比，乡村的孩子们没有那样的世面，更拿不出巨额门票去看一场赛事，他们唯有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在自己的赛场上疯狂逐梦，在烈日下腾跃出最靓的影，闪出耀眼的光。

一个来自建档立卡户家庭的孤僻少年被吸纳进校篮球队后，曾因为没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而在篮球场上“放不开手脚”。老师知道后，自掏腰包，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孩子所有“后顾之忧”，让少年成为赛场上自信展翅的小雄鹰。少年心事当拿云，一片阴云也能蒙障少年脆弱的心志，自信阳光，奔跑腾跃，才是少年该有的模样。跌倒了，含着眼泪一次次爬起；失败了，回到学校继续训练。老师说，成长从来不怕失败，怕失败后不流眼泪、不流汗水。

一群追风少年背后，必定站着一群逐梦教师。他们，让成长的故事用

泪水与汗水，在黄土地上浸润出明媚的花朵。

孙建文是沧县树行中学的体育教师，13年前第一次上课，面对的是一副破旧的木板篮球架、一块暴土扬扬的篮球场、一块长满野草的200米操场。第一次以教练身份带队参加县里比赛，第一场就被淘汰出局。

“作为一名教育人，我可以接受输，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尊严的输。”从那时开始，像其他学校体育人一样，孙建文铆着一股劲儿，带着零起点的孩子们，在篮球场上开始逆风飞扬。

每天早中晚一日三训，训练从不止息。夏天，男孩子们一天训练下来，脱下背心，背心的形状已经黑白分明地“印”在身上；冬天，早上训练完后，头发被汗水浸湿，又冻成冰棍，直直地立在头顶。

也许因为没有伞，让奔跑的速度再快一些吧！篮球操、篮球班级对抗赛、篮球校本课程、篮球校园艺术节……育人者们变着花样提升孩子们的热情与兴趣，引导孩子们由兴趣变成爱好，由爱好羽化为梦想，由篮球之梦激发人生更大的目标追求。一级级比赛，让孩子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选

味道

## 运河槐香

王连想

在大运河畔，最不缺的树是槐树，最不缺的花自然当数槐花了。

沿着105国道，过连锁继续向北走不太远，两排参天的刺槐映入眼帘。每到四五月份，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就挂满了枝头。坐在车中远远望去，树头上仿佛顶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再看看不远处的一一个个小村庄吧，那红墙绿瓦间偶尔也会冒出一片片这样的白来，好似娇羞的小姐在闺房里躲躲闪闪地窥探着屋外的世界，又像是登台演出前的姑娘，既踌躇满志，又有些惴惴不安。

将运河畔的槐花儿看作是闺房里的小姐，或登台前的姑娘，这一点儿也不为过啊！

当尖形或椭圆形的槐叶刚舒展开身姿，这些女孩儿们便着了米白色的月牙裙和微微泛着桃红色的鹦哥绿的束身上衣，挨着泛着胭脂色的嫩绿的把杆有序地站立着，等待报幕员一声令下，便整齐划一地登场。她们高昂着硕长的脖颈，在一片苍翠的幕布下，更显出了婀娜之美。

一阵暖风从运河河面吹来，小精灵们的百褶裙快速地鼓动起来。裙摆扬起的刹那，纤细的腿和鹅黄色的鸭绒鞋子就呈现在眼前了。她们在春风中扭动腰肢，一股淡雅的香味儿在空气中飘来荡去。含苞待放的时候，她们静若处子，平淡到几乎不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但当长裙抖动的瞬间，那抹淡白和清香竟撩拨起你的心弦，让人不得不感慨，真是“养在闺中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啊！

大运河畔的槐花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香气氤氲、肤白貌美的刺槐花，也叫洋槐花；另一种就是朴实低调、颜色淡黄的国槐花了。《神农本草》中对槐花的药用有诸多的论述，这是记录国槐花的，洋槐花自然不必去谈这样的热闹。凭着自身的色香味美，它足以与国槐花平分春色了。

我的故乡是难于长时间见到槐花的，这倒不是因为槐树少，大致的原因可归结为：人们喜食槐花。

每当槐花即将飘香的时候，村里男女老少的眼睛就会明亮起来。他们备好竹篮和长竿，磨刀霍霍，准备着一场割刈之战。当第一镰的清脆声响在村里传开，大家就会蜂拥而至。所过之处除了一连串树枝被撒折的声响，剩下的就是满地的残枝败叶了。削槐花的人颤颤巍巍地举起了绑着镰刀的长杆，眯起眼睛，随着颤动的镰刀满枝叶间乱窜。好不容易勾住根枝条了，拼命地去拉，咔嚓一声，镰刀头断

了。这大多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或毛躁的小孩子干出的事。常削槐花的人都知道，要将镰刀的刃部斜贴着嫩枝叶，缓缓拉动木杆，顺势把枝条削下。

接下来就是搯槐花。搯槐花虽然有趣，但要细心。稍不注意，就会被槐枝上的刺扎伤。抄起一穗槐花来，将一只手攥住槐花穗头的嫩茎，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结成圆环状，束住头部的一些花，朝尾部轻轻一拉，随着一阵清脆的声响，花穗上的槐花就落到下面接着的竹筐里了。

至于做成什么样的吃的，工序不同，自然最后的吃法也就不一样。凉拌、清蒸、做汤、调馅儿，亦可挂糊后油炸，怎么做都别具风味。

小时候，家里人最乐意蒸槐花。搯好的槐花洗净、控水，然后放些盐和调料，再撒入干面粉搅拌均匀，最后摊在笼屉上蒸。最考验功夫的是掌控撒入面粉的量。加多了最后出锅时会有干面，放少了，蒸出的槐花又会发黏。蒸熟的槐花倒进盆里，再浇上蒜泥，点上香油，一道人间至美的美食就做成了。

我在东光的一个小村子里教了八九年书，每年槐花开的时候，都会连着蒸上几天的槐花。周围的同事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后来听说，沧州人不食槐花是因为槐花有毒，吃了后会全身浮肿，因此人人敬而远之。而这恰恰给予了槐花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让它们能充分地享受这美好的春光。他们一边给我讲述着食用槐花的种种坏处，一边偷偷观察我食用后的迹象。见我并未中毒，他们才从我的碗里小心翼翼地挑起一小块儿塞进嘴里，然后纷纷表示来年自己也要蒸一锅尝一尝。可到了第二年，一场春雨将花瓣全打落在地上了，他们依旧没有行动。从含苞期到满地飘零，几乎看不到人们去触碰它们，仿佛它们就该跟槐叶一样，平淡无奇地生长着，再应季节而平平淡淡地飘落。这多辜负那满树的盛情啊！

关于槐树，沧州人骨子里就有一种敬和爱在里面。黄骠旧城镇的千年古槐的美丽传说至今为天津乐道，当地百姓焚香祷祝中就有对老槐树的一种崇敬之情。又或者“问我老家居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也是这种情愫成就的原因之一。

高雅圣洁的槐花，挂在古老的槐树上，散发着悠悠的清香。在某个时刻，它们一定曾看到过运河上的灯影残烛，星火点点，听到有人在桨声灯影下发出“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吟哦了吧！



水岸泊舟 李海波 摄

在场

## 发光的龙

高火花

“看，那里有个龙！”三岁的儿子尖叫起来，他骑在爱人脖子上，右手食指指向不远处的桥。

家人很快给儿子纠正，那是一座桥。我笑着，没说话，边走边看儿子口中的“龙”。龙横跨在运河上，龙周身披满彩灯，红光耀眼、紫光绚丽，蓝光深沉、白光醒目，实在是光彩夺目。龙的西南面是一片高层建筑，通身的黄色灯光投射到了龙的脊背。这样一看，还真像一条龙。龙的腹部温柔着交错的光影，这些光影在安静的河面上仿佛复制了另一条龙。当然，河复制的不仅仅是龙，还有河堤两岸的花草树木，甚至远处的信号塔、高层建筑。

“不对，那就是个龙。”儿子纠正家人的纠正，他还不太会正确使用量词，把“条”说成“个”。可是，儿子从没见过龙，他生日小，还没正式上幼儿园，平时在家读的绘本里也没有龙。他怎么能脱口而出一个“龙”字呢？他上一次说“龙”，还是在他一岁半时。那天我给他放洗澡水，先放热水，再放凉水，为快速平和温度，我用他的小毛巾在浴盆里来回摆动。儿子站在一旁，兴奋地叫道：“龙，龙！”当时的我也很疑惑他没见龙，怎么还能说出龙的比喻？但很快，我找到自我解惑的理由：龙本就是镌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血液里的记忆。我也很开心，为儿子丰富的想象开心。我想起之前我给他剪指甲，他

会把剪下来的指甲说成是月亮；我也想起之前带他去桥头看运河，他把弯曲延伸的河说成是龙。孩童，最可贵的就是想象。

我接着儿子的话说：“对，那个地方很像龙！”儿子听后，先是歪头看我，一脸得意：“妈妈，我们要去看龙！”然后又转头看向我爸妈：“姥姥姥爷，我们去看龙！”一家人被儿子天真的话语感染，周围的空气也活泼起来。

“龙”在东北方向。朝着这个方向走去，路标或公园示意图随处可见，十步一盏路灯，三五步一块“萤石”，我们一点也不担心迷路。儿子索性从爱人身上下来，时而跟着路灯走，时而跟着树影走，时而跟着一只低空飞行的夜鸟走。路上的行人不少，也是，这个点，正是人们夏日晚饭后休闲的时候。大家似乎很默契，人虽多，但并不喧嚷。迎面走来一群健步走的老年人队伍，个个精神抖擞，步伐矫健。父亲微笑着向他们竖起大拇指。很快，健步队伍依次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儿子也竖起大拇指，连说两个“棒”字。

“龙”很近了，定睛一看，“龙”脊侧面中央是桥的名字——佟乔桥，大方周正的楷体，发出黄白的亮光。再近些，是连通运河河两侧堤顶路的“龙头”“龙尾”。儿子被河堤旁根根直立的九根船桨吸引。褐色的杆，白色的桨，在灯光的照耀下，高大有力，

在县、市、省，越来越广阔的平台，看到了更美丽的风景，也看到了追梦途中，自己渴望的模样。

沧县兴济中学一个叛逆少年，刚上初中1个月便参与了4次打群架，家长一接班主任电话，便紧张得不知所措。身兼德育主任的体育教练魏斌见孩子人高马大，“强行”把孩子吸纳进学校篮球队。在一场场艰苦训练与正面引导下，少年收回了顽劣。考上县重点高中后，彼时的少年已经褪去青涩，成长为阳光青年。在一场代表沧州市中小学参赛的省青少年篮球联赛中，因膝盖受伤，被抬下场地时，呜咽着跟新任教练一再说：“对不起，老师，我不能再继续战斗了，对不起……”

当一个孩子遭受挫折时，想到的是集体与他人，是荣誉与使命，这样的教育，无论成绩如何，都是成功的教育。

育人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接力赛，是对爱心、耐力与育人智慧的多重考验。成长进行时，没有旁观者。如果说“追风”是青春最美的模样，运河少年，他们在黄土地上，正逆风飞扬，茁壮成长。

汉诗

## 莲

高山雪莲

夏莲

凝眸，你的碧水绿影  
微笑展眉  
波中充盈你的心事，风起  
涟漪的万缕柔情，遗落一池  
拥抱在时间，遐想无边

夏走了，你也走  
重新埋入泥泞，让精神  
在宇宙中永存  
风，掀起我一缕青丝  
渗透着一抹禅意，一点忧伤

雨莲

雨滴，恣意地  
滚动着，水晶球的艺术  
在叶面写下朦胧诗行

撑着翡翠小伞的阿妹  
亭亭玉立在荷塘  
细风把柔情嚼碎  
痴迷的风竟相追逐

一池春水的舞曲  
扭动着曼妙与狂想  
思念和情话的雨帘  
搅动飞舞  
裙摆般的相互张望

思念藏在莲中  
用生命守护着这份爱意  
多少个轮回  
等你，那轮彩虹  
聚满泪光

月莲

凌波的月，浑身桂花香卧入水床  
轻轻地揽着你的腰肢  
风摇着，你的仪态万千  
痴病的倒影，泛在微波之上  
诉说着衷肠

星星流过梦的天空  
迷离地张望  
诗的芳香，浸染叶与花的缠綿  
静静地  
痴了谁的梦，醉了谁的心房

日莲

荷花，沐浴如火阳光  
娇艳含羞  
墨客的大笔，将美丽定格  
高洁与倔强，在风中  
展示着绝世的芳华  
孤独、无怨、无悔

收藕

荷深藏于自己，沉稳而持重  
在漆黑的泥泞中，拔节扩张  
白，如雪

冬至

藕在冷涩的水中伸出玉臂，拥抱  
收藕人

笑声，苍老的，脆嫩的  
挤满了池塘  
挖藕、运藕、洗藕、卖藕  
忙碌的身影，热闹的节奏，充斥着池塘

忘不了，这方荷塘  
枯败的叶，把生命留存大地  
来年，又是绿叶满塘

## 抓根草

张德平

被玉米秆遮得严严实实  
玉米叶只筛下一点点阳光  
它却以绿油油的茂盛  
铺展着坚韧与顽强

这是我熟悉的抓根草  
也是猪爱吃的抓根草  
主茎、分茎伸出数不清的须根  
牢牢地抓住故乡的土壤

我像小时候那般使劲拔  
它依然那么倔强  
不知我是否抓疼了它  
但它一定抓疼了大地亲娘

此刻，我的心也隐隐作痛——  
曾执意远离老家，向往诗和远方  
其实，我的根一直在故土啊  
和它一样，在这儿汲取营养